

權力遞奪：澄海冠隴的宗族與民間宗教

黃挺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院

提要

在明清時期鄉村社會的研究中，宗族和民間宗教一直是研究者最為關注的對象。在這篇文章裡，作者把鄉村宗族和民間宗教的研究，整合到傳統鄉村的社會網絡中，作為觀照社會變遷的表像。文章以廣東潮州澄海縣的冠隴鄉為個案，充分利用了本地的鄉土志、族譜、碑刻和口述資料進行研究。文章引入了「權力」概念，論述冠隴鄉的民間宗教儀式和信仰對象表現出來的鄉村地域與宗族集團之間的支配倚賴關係的變化，並分析導致此變化的基礎，希望藉以了解鄉村社會的歷史與文化變遷。

關鍵詞：明清、鄉村社會、宗族、民間宗教、權力

黃挺，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院，廣東省潮州市橋東，郵政編碼：521041，電郵：hfcf0928@163.com。

本文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獎助項目「在邊境的社區：華南僑鄉的歷史、文化和地域網絡比較研究」（計劃編號：RG001-P-06）和廣東省社科基金項目「潮汕史（17—19世紀）」（批准號：06I01）的成果之一。文章發表前受到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指點，得以補充修訂，謹致謝忱。

一、小引

本文的研究興趣，在明清時代鄉村社會的歷史變遷。跟以往許多同類研究一樣，鄉村宗族和民間宗教也是本文最為關注的對象。只是，文章不單獨談論鄉村宗族或者民間宗教問題，而將它們整合到傳統鄉村的社會網絡中，作為觀照社會變遷的表像。研究將引入「權力」概念，以論述冠隴鄉的民間宗教儀式和信仰對象表現出來的鄉村地域與宗族集團之間的支配倚賴關係的變化，分析導致鄉村權力變化的基礎，最終的目的，還是了解鄉村社會的歷史與文化變遷。

二、地域：澄海—冠隴—神山

冠隴，又稱冠山，^①是明清之交澄海縣非常有名的大鄉寨。

澄海設縣於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這一年，發生於饒平北部鳳凰山區，震動閩粵贛三省的張璉起義被鎮壓，在潮州持續十幾年的山海之亂暫時平息。^②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請議善後策，疏奏割海陽上、中、下外莆三都，揭陽蓬州、鱷浦、鮀江三都和饒平蘇灣都置新縣。^③詔設澄海縣於闕望巡檢司，「取海宇澄清之義」。^④清康熙五年（1666）遷界，澄海全縣被裁。七年（1668）展界，又恢復了澄海縣的建制。此後一直到1921年設汕頭市政廳與澄海分治，澄海縣疆域未曾變化。^⑤

明清時期，冠隴一直是本縣重鎮。

冠隴位於韓江東溪北面。整個鄉村坐東北朝西南，成條狀，綿延近三里。四周有池塘圍繞，形狀像個茄子。茄蒂是村頭的神山（也稱冠山），茄臍是冠隴大潭。村落正好處於西溪下游叉河分叉口上方。西溪在這裡分叉為外砂溪、新津河（新港）、梅溪河（東港）幾道支流。

冠隴是一個集鎮，由於商業經濟的發展或者還有社會動盪的緣故，結合

- ① 在嘉靖《潮州府志》中，「冠隴」和「冠山」兩個名稱並用，此後文獻一直沿襲這種做法。現在「冠山」被規定為標準地名，但口語俗稱仍多作「冠隴」。本文除引用文獻外，通稱「冠隴」。
- ② 饒宗頤總纂，《潮州志·大事志一》，「明」。
- ③ 《明世宗實錄》卷517，「嘉靖四十二年正月丁未」條。
- ④ 郭子章，《潮中雜記》，卷1，〈郡縣釋名〉。
- ⑤ 饒宗頤總纂，《潮州志·沿革志》，「澄海」。

了地理位置接近的18個小村落而成為一個大社區。這個有數十個姓氏的大聚落，分上、下兩社。以「灰埋巷」為界，靠近神山部份稱上社，靠近西溪部份是下社。^⑥民間宗教活動及其組織形式是整個社區的粘合劑，一如本地其他村落，冠隴神廟密佈。除去眾多祭祀福德老爺的角頭廟，村頭的神山，有一座三山國王廟，一座天后宮和一座關帝廟；村落中部，下社地界內，也有一座三山國王廟。現在，上社多姓雜居，宗族不發達，只有程氏、吳氏和辛氏三座祠堂。冠隴鄉周、盧、許、林、陳、鄭、洪、張等八大姓都聚居在下社，各姓都有多個祠堂。在冠隴的歷史進程裡，我們可以看到，民間宗教活動的變遷與宗族組織的發展有非常緊密的聯繫。

我們對這個村落的前期歷史了解甚少。《汕頭市地名志》說：

相傳宋代（約公元960—1000年）已有十餘小村，以漁耕為生。

元代併成大村。^⑦

在田野調查的過程，當地人都會告訴我們「冠隴十八鄉」這樣一句前輩留下來的俗語，但是對18鄉何時合併成大寨，幾乎每個被訪者都不能回答。

不過，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冠隴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澄海建縣之前就已經成為韓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重要集市之一，並進入地方志編撰者的視野。^⑧此時鄉民所經營，以銷售海外的絲織品和與航海造船所需的鐵冶為最。嘉靖《潮州府志》記載包括冠隴在內的海陽縣市集，說：

居積最者惟綢絹。往往雜以造絲，又稀薄不可衣，而黠民以此

⑥ 就像我們不能詳細知道冠隴鄉前期的歷史一樣，由於文獻不足徵，我們也不能夠確切了解冠隴上社和下社的地域劃分在什麼時間出現。不過，在《神山全集》所載程大道的〈重建廣靈明貺廟記〉中，有兩段文字，已經說明至遲在晚明，冠隴鄉就有社的劃分。在計劃重建古廟的時候，碑記說：「今日之役，必責同社以厚施，然後合一鄉以共濟。」在陳述捐款過程的時候，碑記又說：「迺陳君幼學、吳君鳳來、家弟制命共典厥事，各量力捐資，為社里倡。我鄉儒紳望族，咸發善願，喜施捨。」顯然，不論在計劃還是實施的過程，本社（冠山古廟所在的上社）和全鄉被清楚地區別開來。這說明冠隴鄉當時已經劃分成兩個不同社區。從引用文字的「社里」連稱，也許可以猜測這同明朝實行的里甲制度有關，但我們並沒有明證。

⑦ 汕頭市地名委員會、汕頭市國土房產局編，《汕頭市地名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頁126。

⑧ 嘉靖《潮州府志》，卷2，〈建置志〉，記海陽縣市集六處：雲步、塘湖、採塘、冠隴、關望、梅溪。其中冠隴、關望二處在下外莆都。

昂其值於諸蕃，因而為患。^⑨

嘉靖《廣東通志初稿》記載，「潮州之坑冶，海陽八」，其中就有冠隴。^⑩康熙《澄海縣志》也提到：

冠山類以鼓鑄起家。然文風日盛，遂為澄海望鄉。^⑪

得到商業經濟發展的有力支援，冠隴成了官府措意的社區，當然是為了稅收，而同時文教也得到培植。鄉人周宗禮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中舉人，^⑫便是冠隴文風日盛的象徵。

經過明清之交的動亂，在澄海縣展復之後，冠隴在地方市場網絡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書的《澄海縣志》就說冠隴「市廢」，^⑬大概是因為遷界的影響。在有清一代，冠隴仍舊是大鄉，冠隴市還是下外莆都市場網的中心。^⑭乾隆、嘉慶年間開始，鄉中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漸多。在人口快速增長的情況下，開始有人因為商貿活動留居外地。同治以後，鄉人大量移居東南亞。冠隴於是成為本地著名僑鄉。

神山是冠隴的地標，也是澄海的名勝。康熙《澄海縣志》這樣描述神山：

神山，一名冠山，去城西北十里下外莆都冠隴寨內，高十一丈，周七百餘武，較澄邑諸山，最為低小。然峰壑幽邃，草樹榮敷，實甲他山。明隆慶三年，知縣蔡楠始為開闢。其勝概則有觀日峰、攻玉洞、呼龍塢、仙岩第一泉、通仙岩、仙人石、應碣、出米石、大士石、金龜石、仙麓橋、仙江、紅葉池，其建置則有冠山書館、朱文公祠、鄉約所、土地祠、明貺廣靈廟、駐雲亭、文昌閣、神山寺。嗣後踵事增華，又擬作十景：曰海輪朝昇，曰寒泉時湧，曰院堂一鑿，曰桂閣三臺，曰仙岩凝靄，曰玉洞含煙，曰龍塢疎

⑨ 嘉靖《潮州府志》，卷2，〈建置志·市集〉案語。

⑩ 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卷30，〈鐵冶〉。

⑪ 康熙《澄海縣志》，卷5，〈風俗·上中下三莆都俗〉。

⑫ 康熙《澄海縣志》，卷14，〈登仕·鄉舉〉。

⑬ 康熙《澄海縣志》卷4，〈城池·附鄉都埠市〉。

⑭ 乾隆《潮州府志》，卷14，〈墟市〉；嘉慶《澄海縣志》，卷8，〈埠市〉。

簞，曰虹橋流水，曰禪樓倒影，曰西麓懸崖。^⑮

續修《縣志》沿用了這種述說，而更加潤飾。在嘉慶《澄海縣志》中，「冠山環翠」被列為八景之一。這座山的聲名最後暉耀到村落之上，冠山成了這個鄉村法定的名稱。

三、明代冠隴的士大夫、宗族與兩座三山國王宮

由於地方富庶，人口眾多，^⑯澄海置縣時，冠隴曾經是縣址的有力競爭者。抄本《神山全集》「中舍潭」條載：

（潭）隸神山之陽，由西繞南迄東，深百尺，名曰冰湖玉帶。爰是神山清潭，邑推合勝。嘉靖四十二年，卜邑冠山，基潭為濠。蔡侯憩茲土，喜而蒞政焉。尋因築邑闢望，侯諭耆老循舊基築寨，垂為風水。^⑰

儘管後來冠隴沒有成為縣治，不過，因為有經濟上的支持，冠隴的紳衿們能夠在當時動盪的社會背景下，築寨自保，確保地方的安定。^⑱

在澄海設縣闢望之後，到隆慶五年（1571）澄海縣城築成之前，縣令往往在冠隴辦公憩息。^⑲於是官員們的教化風被了這座鄉寨，萬曆十年

⑮ 康熙《澄海縣志》，卷1，〈山川〉。

⑯ 嘉靖、萬曆間潮州著名士大夫劉子興在〈冠山書館碑記〉中說，「冠山舊隸海陽，井幾萬室」，見康熙《澄海縣志》，卷9，〈學校〉。

⑰ 佚名，《神山全集》（傳世抄本），卷2，〈建置集〉。

⑱ 康熙《澄海縣志》卷11〈兵防·鎮寨〉載：「在下外為冠隴寨；在上外為簞林寨；在中外為渡頭寨；在蘇灣為程洋岡寨、為南沙頭寨、為南灣寨、為樟林寨；在蓬州為岐山上寨、為岐山下寨、為下埔寨、為鷗汀背寨、為外沙上中下寨；在鱸浦為水吼橋寨、為湖頭市寨、為厚隴寨、為月浦上中下寨、為長子橋寨；在鮑江為鮑浦寨、為蓮塘寨、為大場寨。以上諸寨，百姓因寇盜充斥，置寨防禦，自為戰守。其後豪家多徙別寨，官軍不及救援，久為賊所毀矣。內惟鷗汀、樟林二寨，康熙七年展復後，為署縣事通判閻奇英修建。」

⑲ 劉子興〈冠山書館碑記〉說：「嘉靖甲子，拆海陽置澄海，冠山遂隸澄海。先是，邑治未城，邑大夫往往即冠山視事。隆慶戊辰，養齋蔡侯以閩名士來尹厥邑，遂蒞冠山。」張鳳翼〈修建書館記〉也說：「隆慶三年，澄海未城。知縣事蔡侯憩冠山，喜而蒞政焉。」二文皆見康熙《澄海縣志》，卷9，〈學校〉。

(1582) 考中舉人的鄉人張鳳翼後來在〈修建書館記〉中追憶說，隆慶三年(1569)，知縣蔡楠「於神山之麓規為書館……日與二三門人講藝不休。余時為諸生，猶曾沐其教澤焉」。^②

整個明代，位於上社的神山儼然是冠隴的政治文化中心。

蔡楠除了在神山北麓倡建冠山書館之外，還在神山南坡建了鄉約所。^①「每朔望，侯率縉紳士庶，振鐸宣《聖祖六言》」。^②在講藝論道風氣推動下，冠隴文風更為興盛。萬曆元年(1573)開始到明末止，考中進士者一人，中舉者四人，優選為貢生者六人，還有更顯示經濟實力支援的例監五人(詳見表1)。

表1：明代後期冠隴登仕人物

進士	周宗禮	萬曆二年(1574)	貢生	張志可	萬曆元年(1573)	例監	周廷璋
		嘉靖三十七年(1558)		周宗道	萬曆元年(1573)		魏自約
	張鳳翼	萬曆十年(1582)		林喬桂	萬曆十二年(1584)		許明漢
	李日榮	萬曆十六年(1588)		洪憲	萬曆二十一年(1593)		辛鼎鈺
	李日烜	萬曆四十三年(1615)		李茂楠	萬曆二十六年(1598)		沈國成
	李景鍾	崇禎三年(1630)		李日煒	泰昌元年(1620)		

資料來源：康熙《澄海縣志》，卷14，〈登仕〉。

萬曆初，格於朝廷禁令，書館似不再講學。萬曆十一年(1583)潮州同知何敢復署澄海縣，把書館擴建了，題匾「冠山精舍」。此後書館又重修了幾次，奉祀朱子香火。一直到天啟五年(1625)，冠隴士大夫又重建了書館，改稱書院，經常在這裡聚會，品文講學。^③

鄉約所在蔡楠離任後廢弛了一陣，萬曆二十七年(1599)開始，鄉紳在官府的支持下，恢復了鄉約活動。終明之世，冠山的鄉約一直舉行。崇禎七年(1634)知縣葉日蕃又讓鄉紳在鄉約所上層加蓋了文昌閣，祭祀文昌帝君。^④

^② 據康熙《澄海縣志》，卷9，〈學校〉，該記作於天啟五年(1625)冠山書院重修時。

^① 《神山全集》，卷2，〈建置集〉：「鄉約所，在山之半，東向。與書館相繼同建。」

^② 《神山全集》，卷2，〈建置集〉。

^③ 張鳳翼，〈修建書館記〉：「今書館既整而飭矣，時復為期日，率子弟來會，會有文，文有品序，宛然蔡侯講藝譚道時。」

^④ 《神山全集》，卷2，〈建置集〉，「文昌閣」條。

這兩處彰顯國家教化的建築，雖說是在官師們的宣導下進行，冠隴紳衿士大夫的積極回應也起了重要作用。隆慶時，書院肇建，「量力喜助」的紳衿士庶，有舉人周宗禮，武舉周攀龍、陳克恕、周宗愛，生員許道成、張志可、程如晦、周宗道、黃端、周道傳、李茂春、張瀾、林鬱蘭、洪暢，耆民洪邦重、程器之、李瑜、許邦望、林大才、周世玉。^⑤萬曆間朱子祠的修葺，也由紳衿任事。萬曆二十二年（1594）是生員黎亨、李日燧，萬曆四十七年（1619）是生員吳鳳來、程制命。天啟五年（1625）是張濟詠、程大道和李日焯。^⑥天啟六年（1626），程大道和李日焯還主持過鄉約所的修葺。幾次鄉約的舉行，都靠着紳衿積極參與。《神山全集》載：

萬曆二十七年（1599），鄉孝廉李日榮率眾行約，推舉工部提舉沈國成，冠帶鄉賓周世鈇、盧世瑞，冠帶生員李茂林為約長。……萬曆三十八年（1610），生員張濟詠、陳仁初等復舉京衛經歷許明漢、貢生李茂楠、通州同知洪憲為約長。……四十六年（1618）副使張（鳳翼）率士庶僉舉典儀正李茂標、耆民許大僕、周兆先為約長。^⑦

在天啟五年（1625），書院和鄉約所修建之時，冠隴紳衿陳幼學、吳鳳來、程制命又在神山東南麓修建了三山國王廟。《神山全集》載：

明旣廣靈廟，在山之陽，鄉人構之，以祀巾山、明山、獨山之神。傾圮已久。萬曆四十三年吳姓喜捨廟前地重建不果。天啟五年，信生陳幼學、吳鳳來、程制命謀復古廟，募鄉社喜題金八十兩築建之。^⑧

此後，宗教建築陸續出現在神山上。天啟六年（1626），李日焯在山東北坡建駐雲亭，崇禎元年（1628）又加築方丈室，準備作為關夫子行宮。^⑨崇禎十一年（1638）鄉人林纘玉等在神山西麓鼎建神山禪寺。這時，冠隴的士大

^⑤ 《神山全集》，卷2，〈建置集〉，「附紀」，〈新建冠山書院碑〉立石題名。

^⑥ 《神山全集》，卷2，〈建置集〉，「冠山書院」條。

^⑦ 《神山全集》，卷2，〈建置集〉，「鄉約所」條。

^⑧ 《神山全集》，卷2，〈建置集〉，「明旣廣靈廟」條。

^⑨ 《神山全集》，卷2，〈建置集〉，「駐雲亭」條。

夫不斷開掘神山的景觀，命名品題，如「觀日峰」、「通仙岩」、「大土石」、「攻玉洞」，無不摩崖鐫銘。召友朋勝日相聚，邀牧令公餘來遊。撫景興懷，形諸吟詠。神山因此成了澄海名勝。這些活動中，有一個以李日烜為核心的群體，包括他的弟弟李日焯，程大道、程制命兄弟，吳鳳來和張濟詠等人。^⑩

在有關的文獻記錄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冠隴的家族和姓氏集團，隨着教育和科舉發達的過程興起。在表1登仕人物中，貢生周宗道是進士周宗禮的哥哥，貢生張志可是舉人張鳳翼的父親，舉人李日榮、李日烜和貢生李日煒是兄弟，舉人李景鍾是李日榮的孫子。這幾個具有儒學傳統的家族，顯然是各自姓氏集團的核心。參與書館創建的周氏人物，還有武舉周攀龍、周宗愛，生員周宗道、周道傳，耆民周世玉；而冠帶鄉賓周世鈇、耆民周兆先，則先後被推為鄉約約長。李氏參與書館創建者，則有生員李茂春、耆民李瑜，李日烜的弟弟生員李日焯是天啟五年（1625）書院重建的主持人之一；冠隴鄉三次舉行鄉約，李姓分別有李茂楠、李茂林、李茂標被推為約長。張氏參與書館創建者，除了張志可之外，還有生員張瀾；天啟五年（1625）重建的主持人，又有張濟詠。除了周、李、張姓，程姓、洪姓和許姓也是當日有影響力的姓氏集團。這一階段興建的祠堂，借文字可資考證的，有建於嘉靖十七年（1538）的「程氏家廟」，^⑪建於萬曆十三年（1585）的「周公之祠」（上周祠），^⑫和建於崇禎十六年（1643）的「許氏宗祠」。^⑬

再仔細考察上述文獻對這一時期社會活動中的人物記錄，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並非所有參與書院和鄉約所活動的人物，都參與神山的寺廟和景觀的建設，後者主要來自李、程、吳這三個姓氏，而積極參與書院建設和鄉約活動的周、許、洪、盧等姓氏人物的身影，卻沒有在神山出現。詳見表2。

^⑩ 參見《神山全集》，卷1，〈勝概集〉，卷2，〈建置集〉，卷3，〈藝文集〉載李日烜〈仙岩第一泉記〉。

^⑪ 據民國23年（1934）冬月所立〈程氏家廟重修碑記〉。該碑現存冠隴程氏家廟。

^⑫ 上周祠的門匾「周公之祠」有上下款：「皇明萬曆乙酉歲／春正月穀旦立」，記錄了建祠時間。

^⑬ 許氏家廟數經重修，仍然保留着原來的門匾。門匾的上款有「崇禎癸未」紀年。

表2：明代後期冠隴各姓人物社會活動分析

活動相關 地點	按 姓 氏 劃 分 參 與 人 數											
	周	李	張	陳	許	程	吳	林	洪	黃	沈	盧
書院	6	4	2	1	2	4	1	2	2	1		
鄉約所	2	5	2	1	2	1			1		1	1
神山寺廟		1		1		1	1	1				
神山景觀		2	1			1	1					

注：依據《神山全集》中各種文獻統計。以人次計，人物容有重複。

究其原因，也不難理解。書院和鄉約所是在縣官們的宣導下建造的，講學和鄉約是在縣官們的督促下舉行的，這是一種共用的政治資源，又事關一鄉教化，全鄉紳衿士大夫都會積極參與。神山的寺廟和景觀則是一種民間文化建構，其資源往往為建設者所控制。李、程、吳三姓，世居環繞神山東南的冠隴上社，顯然有利於這一資源的控制，而可以將居住在下社的周、許、洪、盧諸大姓排斥在外。

我們講述的權力遞奪故事由是發生。

在潮汕地區，每個鄉村的眾多神廟中，一般都有一個由全體村民共同祭祀的村廟。這座村裡人都「有份」的「大老爺」宮，不管祭祀的是哪一個神明，廟額大多寫成冠以村名的「某某古廟」。在當地人的口語中，這座廟會被稱作「大宮」或「大老爺宮」。在冠隴，除去眾多祭祀福德老爺的角頭廟，村頭的神山，有一座三山國王神廟；村落中部，下社地界內，也有一座三山國王神廟。這兩座都是冠隴的「大老爺宮」。

神山西南麓的三山國王廟，在經歷了幾十年風雨之後，1992年由鄉民捐款「重修廟宇，敬建金身」。^{③④}保留下來的舊廟額題寫着「冠山古廟」四個大字，志書裡的記載，把它稱作「廣靈明貺廟」。康熙《澄海縣志》說：

廣靈明貺廟，去城西北十里神山下，鄉人構之，以祀巾山、明山、獨山之神。傾圮年久，明天啟五年重建。邑人程大道有記。^{③⑤}

③④ 廟宇東廡有署名「冠山老人理事組」1992年所立的〈樂捐重修廟宇敬建金身諸善信芳名錄〉石碑。

③⑤ 康熙《澄海縣志》，卷18，〈寺觀〉。嘉慶《澄海縣志》，卷16，〈祀典〉記載相同。

程大道〈重建廣靈明貺廟記〉說：

神山拔起平原，山之南舊有三山國王廟。回祿後，鄉人權築小廟，已非棲神之所。年久崩墮，神無所依，向之崢然山陽者，頽焉一堵耳。……陳君幼學、吳君鳳來、家弟制命共典厥事，各量力捐資，為社里倡。我鄉儒紳望族，咸發善願喜施捨，以天啟五年初秋之吉朝，牲告於本山后土，庶工丕作。不經年閱月而廟事畢，巋然恍古宏造也。^{③⑥}

程大道的〈記〉，實際上只記載廟宇因火災廢棄和天啟間重建的經過，未說明這座廟宇始建的年代。但是遠在天啟五年（1625）之前，廟宇已經存在，在這些記載裡卻可以很清楚知道。^{③⑦}

神山廟原先建在神山東南，清初展界以後，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重建時才遷到今址。蔡端〈改建廣靈廟記〉的題注講得十分明白：

廟舊建山東南，康熙甲辰寇變拆地圯毀，至庚午乃移建於山之西南，即古禪寺之故地。^{③⑧}

現在冠山古廟的格局和供奉的神明如附圖1所示。與本地一般廟宇相同，冠山古廟也是一個眾神薈萃的場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神殿正中龕大王爺、夫人前面，供奉着一尊紅臉神像，手持劍，背插旗，幾乎把王爺、夫人完全遮擋。長老相告，這尊神像是化王爺。據劉希孟〈潮州路明貺三山國王廟記〉載：

（揭陽）邑之西北百里有獨山，越四十路又有奇峰曰玉峰，峰之右有亂石激湍，東潮西惠，以一石為界。渡水為明山，西接於梅州，州以為鎮。越二十里有巾山，地名霖田。三山鼎峙，其靈之所

③⑥ 《神山全集》，卷3，〈藝文集〉。

③⑦ 康熙三十年（1691）署澄海縣的揭陽令蔡端，在〈改建廣靈廟記〉中引諸生言：「廟祀三山明貺之神，前建亦近百載」，故可推知廟宇建於萬曆間，這與程大道徵引盛端明碑記時間頗契合。

③⑧ 《神山全集》，卷3，〈藝文集〉。

鍾，不生異人，則為明神，理固有之。世傳當隋時，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於巾山之石穴，自稱昆季受命於天，分鎮三山，托靈於玉峰之界石，廟食於此。……鄉民陳其姓者，白晝見三人乘馬而來，招已從者，忽而不見。未幾，陳遂與神俱化。眾尤異之，乃周爰咨謀，即巾山之麓置祠合祭。³⁹

化王爺，即指引文中「與神俱化」的陳姓鄉民。這位尊神在潮汕其他三山國王廟甚少見到，它在冠山古廟出現並處在一個非常顯目的位置上，也許跟重建廟宇的陳幼學不無關係。

下社的三山國王廟也是1992年重光的。廟宇西廡有一塊2000年新刻的〈修廟宇塑金身碑記〉。碑文說：

本境三山國王宮，建造年代悠久，歷經滄桑，殘破不堪。當今時清世治，海外赤子緬懷神恩，報本思源，決意重修廟宇，塑金身，敦親睦里。由泰國盧兩城、周秀蓮及胞弟盧兩桂、侄盧樹孝等捐資，擇吉興工。壬申年開光酬神，庚辰年再次捐資，眾神聖修容貼金，答謝神恩。特勒石留芳，永誌千秋。⁴⁰

廟的門匾仍然是舊題的「三山王宮」。這座廟的建廟時間也不可確知。廟宇東廡保留着五塊古碑。⁴¹其中年代最早者，是萬曆四十七年（1619）所立的〈復官渡碑〉。碑刻內容，是澄海知縣針對鄉民私設渡船牟利的一項禁令。⁴²依據這塊碑記可以推測，這座廟宇至遲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之前已經建成。

³⁹ 劉希孟，〈潮州路明旣三山國王廟記〉，見《永樂大典》，卷5345，「潮州府下」。引文據黃挺、馬明達，《潮汕金石文徵（宋元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286。

⁴⁰ 壬申年是1992年，庚辰年是2000年。

⁴¹ 這五塊石碑，按從左到右的排列，是：〈甲子重修廟碑〉（同治四年，1865）；〈題捐修築新溪涵堤碑記〉（乾隆三年，1738）；〈復官渡碑〉（萬曆四十七年，1619）；無額〈示禁碑〉（雍正十年，1732）；〈重修廟碑〉（道光二十二年，1842）。其中雍正無額〈示禁碑〉風化已甚，無法識讀，萬曆〈復官渡碑〉也多殘泐，其餘三通文字清晰。釋文附後，以供參考。

⁴² 寨子西面渡口的河堤上有一塊內容相同的石碑。在1999年的田野調查時，該碑已半埋於堤防土中。現在因為堤防的增高培厚，碑石已經埋入土中，全然不見。

現在三山王宮的格局和供奉的神明如附圖2所示。這座廟的格局與冠山古廟非常相近，祭祀的神明，除了神殿左龕不知來歷的佘道老爺換了注生娘娘，其他也幾乎相同，只是三位國王都不配夫人了。三山王宮可以說是冠山古廟的「分身」。

冠隴鄉民都習慣把冠山古廟叫做「古廟」，而把三山王宮叫做「大宮」。我們在上社管廟的老者和在下社老人組那裡聽到同樣的故事：「大宮的神靈是從古廟請去的。」

據村落的長老說，冠山古廟的三山國王原來是冠隴鄉的大老爺。每年正月十五夜，全鄉每家每戶都要到古廟拜神，隨後進行「換香」儀式，在神前點香帶回家中，以祈求平安。古廟在村頭的神山腳下，因為路途遙遠，居住在下社的鄉民往往還未回到家裡，點着的香已經燃盡。另外，按潮州地方的習俗，村裡如果有人去世，都要到大老爺宮去「買水報地頭」，下社的鄉民也因為路途很遠，覺得很不方便。後來，下社出了幾個「有能為」的人，建了大宮，把古廟的神靈請到下社來。在故事裡，「請」的形式實際上是強留。據說有一年鄉中遊神，到了下社地界，綁神轎的繩子斷了。下社人說，神意是要在這裡留夜，就把神像留了下來。後來神明留夜的地方，建起了三山王宮。

三山王宮興建後，下社鄉民「換香」和「買水報地頭」的儀式，都在這座新廟宇舉行。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大宮」的稱呼，暗示着這座新廟宇與冠山古廟同時擁有冠隴鄉主廟的地位。新廟宇成為鄉村主廟的另一個標識，是每年正月王爺巡境的前一天，三山王宮的福德老爺要先出遊，俗稱「土地爺洗路」。這個儀式也因襲到今日。

三山王宮的出現和鄉裡「大宮」地位的確立，與澄海建縣前後下社幾個大宗族，憑藉科舉的成功而崛起，有密切聯繫。^⑬ 它也暗示着冠隴鄉村社會控制的權力，開始被判分到了科第出身的下社士大夫與更大程度上靠商業經濟而發達的上社紳衿手中。

由於這幾個大宗族的支持，三山王宮的這個地位延續到清代。

^⑬ 今日鄉民口中的「有能為」者，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上面提到的，在嘉靖、萬曆年間登仕的周宗禮兄弟，張鳳翼父子，還有林喬桂、周廷璋、許明漢等下社精英人物。下社幾個大宗族的崛起，與這些人物的出現有密切關係。

四、清代冠隴的宗族、遊神和祠堂前的賽會

明清之際的動亂和清初的遷海對潮州地方社會造成很大影響。^④ 展界以後，神山依然是縣官們公暇豫遊的好去處。^⑤ 但是，「歸來卻似遼東鶴」，畢竟物是人非了。

展界以後，由於人口和社會經濟的變動，^⑥ 冠隴的社會權力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晚明在冠隴顯赫一時的李氏家族，展界之後，未曾遷回，居然杳如雲煙，在後來的文獻裡毫無蹤跡可尋。冠隴至今沒有李氏祠堂，現在居住在下社的李姓居民，是清代中期才從附近鄉村遷入的。程姓和吳姓也比晚明衰微了。程氏的衰微，與宗族的經濟支柱在明清易祚的過程受到的打擊有關。這一事實，在冠隴《程氏和慶堂家譜》的〈世次考〉和〈懿行考〉裡面，很清楚地被記錄下來。天啟、崇禎年間在神山景觀和冠山古廟的建設中表現相當活躍的程大道和程制命（冠山九世），祖父一輩（冠山七世）已經開始從事商業活動，^⑦ 父親一輩（冠山八世）繼承了家族的商業傳統。程大道的祖父繼湯在經商過程遇海難身亡，他的父親如堦還是繼續從商。^⑧ 這一代的事業

④ 關於潮州遷海的研究，可參閱饒宗頤，〈清初潮州遷界考〉，原載1947年汕頭《大光報方志週刊》，第31、32期，又見黃挺編，《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馬楚堅，〈有關清初遷海的問題——以廣東為例〉，載氏著，《明清邊政與治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陳春聲，〈從「倭亂」到「遷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動亂與鄉村社會變遷〉，載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二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黃挺，〈清初遷海事件中的潮州宗族〉，《社會科學》（上海），2007年，第3期。

⑤ 《神山全集》，卷4，〈詩歌集〉保留着很多澄海縣官員的吟詠之作，自康熙王岱、乾隆金廷烈到嘉慶李書吉，都見著錄。

⑥ 以現在冠隴存留的清末舊抄《盧氏族譜》為例，從大約相當於康熙年開始的第18世，才有比較完整的男丁記錄。

⑦ 參見《程氏和慶堂家譜》，〈世次考第三〉，「一十四世（在冠山為七世）」，希旦、繼潛（程制命的祖父）、繼湯（程大道的祖父）等人傳記。又〈懿行考第四·行軒公傳〉載：「行軒公篤之為人，蒙泉有贊曰：與人交易，財上分明」，〈滄波公（繼潛）祭文〉載：「於戲吾公，出自右族，世德相奕，陶朱化鄰，倉庾維億，公之創垂，亦可謂隆矣」。該譜據民國重修本鉛印，印刷地點與時間不詳。

⑧ 《程氏和慶堂家譜》，〈懿行考第四·東衢公祭章〉載：「公諱如堦，別號東衢。父月峰公生理外歸，道經洋海，舟覆身亡。夫父拚命求財，卒之財破而身亦斃。孱孱弟兄，家計淡如，不得已鬻其配陳氏薄奩，服商賈事。」

似乎比上一代有所發展，程大道的堂叔程如昶童年進學，未能在科舉方面有所成就，轉而經營鹽鐵生理，積聚了巨大的財富。^④程氏家族因而有了積極參與神山景觀建設和冠山古廟復建的經濟支柱。明清之際的動亂，顯然使程氏家族賴以獲利的鹽鐵生理日漸沒落。族譜記載，程制命第三子程埤「值黃賊作亂，乙酉歲（順治二年，1645）往廣省對銀，銀至家不數月，旋報身口年口月口日沒於省城某處鐵爐內」；程大道的侄子程泌「乙酉年（順治二年，1645）黃海如作亂，因乏日食，往廣省對爐帳，回家就病。於本年正月初十日終」。^⑤因為戰亂，倚賴商業經營支撐的家族顯然更容易頹敗，而動亂過後，冠山古廟重建，竟是靠着一位原來同這座廟宇全無關係的太學生楊茂時。^⑥

科名仍然是地方權力的基礎，但是，人丁、勇力和財富在地方權力的掌控方面，變得愈來愈重要了。

明代在冠隴鄉的地位並不起眼的盧氏家族，在展界以後的地方資源爭奪過程，通過宗族成員的吸納，人丁逐漸興旺起來，成為本鄉最有影響力的豪族之一。

盧氏宗族的始祖是宋神宗元豐間太子中舍盧侗。盧侗號文肅，宋仁宗時

④ 《程氏和慶堂家譜》，〈懿行考第四·蕭莊公（程如昶）行略〉說他：「弱冠童試，受知郡、邑大夫。經兩督學，不售。移居府城，別業計然，以鹽鐵起家。生平篤信義，重然諾，人多愛之。朝夕經營，乃獲其息。」〈世次考第三〉，「一十五世（在冠山為八世）」，〈程如昶小傳〉更具體講到「起家數萬金」。

⑤ 以上兩則小傳，均見《程氏和慶堂家譜》，〈世次考第三〉，「一十七世（在冠山為十世）」。

⑥ 蔡端，〈改建廣靈廟記〉，載《神山全集》，卷3，〈藝文集〉。冠隴楊氏的來源，我們在田野調查中訪問過被認為對本族歷史最為了解的楊姓退休教師，據他報告，現在冠隴楊姓百餘戶，有三個來源：一支是宋末跟帝昺入潮定居東湖，分派冠隴；另一支是明代正德間龍溪進士楊瑛的兒子避禍，以過繼的理由來冠隴，與上一支派已經混一不分；第三支是順治十八年（1661）進士楊鍾岳的大兒子爾德公從海陽仙樂（上莆都屬村）遷來冠隴居住，衍派分為四房，只有二、四房繁衍至今。蔡端的〈改建廣靈廟記〉說：「太學生楊茂時者，乃太史大山公之大眈。」大山是楊鍾岳號，鍾岳中進士後，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故〈記〉稱太史。「眈」字《漢語大字典》引《字彙補》說：「音膽，義未詳」，疑是誤抄。因為這個誤字，我們無法弄清這句話的語義。楊茂時和楊鍾岳的關係，楊茂時與爾德公是否同一人，也就弄不清楚。綜合康熙《潮州府志》、康熙《澄海縣志》、雍正《揭陽縣志》、雍正《海陽縣志》和蔡端〈改建廣靈廟記〉的記載，可以了解：這一支楊氏原籍澄海蘇灣都，康熙三年（1664）澄海遷界，內遷至揭陽。楊鍾岳之父楊昌時捐資在榕西築圍，保全鄉族數百人。展界後，楊茂時一支遷來冠隴來定居，而楊昌時、楊鍾岳一支遷到仙樂，未曾遷回澄海。

由福建九龍江遊學來潮，寓居潮州城北。嘉祐時舉鄉薦，釋褐為官。到元豐間以太子中舍致仕。盧侗有四個兒子：長暉、次昱、三景、四星，分稱承、從、受、為四房。冠隴瀕臨韓江，盧侗歸隱之後，帶領鄉民築堤修涵，束水歸漕。堤內圍出躍龍橋下潭水56畝，人稱中舍潭。歸隱之前，他在潮州府城也置買了產業。嗣後，冠山產業由二房盧昱分管傳承，府城產業則分給其他三房。此後，二房子孫，又按丁派錢，買下躍龍橋上潭水23畝，總計全潭79畝。每年養魚取利，作為全族課稅、祭祀的費用。明末清初，潭產疊有外姓爭佔，結果終為盧氏所有。^{⑤②} 康熙四十四年（1705），冠隴盧氏興建了大宗祠。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禍起蕭牆之內：

族殃又串武舉盧基永，冒為景房之裔，再控惠潮道。批仰防廳魏主訊詳，彼用倒賂詭計，激怒魏主，致將課管六百年之祭潭，斷為四房公共。當時基永等舉、貢、生、監俱齊，又得天時，富且多丁，糾集四方之姓盧者，擁據祠內，意在併佔全潭。冠隴雖得地利，人丁稀少，不及十之一、二。然而為勢所迫，老者益壯，弱者反強。義可公一夫拼命，烏合之眾莫當，而又振臂一呼，殺傷者裹足乞命，逃亡者四顧遠望，追奔逐北，滅跡掃塵矣。^{⑤③}

這一次的爭執很有意思。爭佔者武舉盧基永等自稱是盧侗其他房派的子孫，又有功名、財富和人丁的優勢，呈控於官府。由署潮州海防同知饒平縣令魏沅訊問，把中舍潭判為四房共有。然而當盧基永等糾集四方盧姓，挾官威來到冠山，冠山盧氏卻出人意料訴諸暴力，以弱勝強，把爭佔者趕走。

翌年，冠山盧氏申訴於惠潮道，批回潮州府查報。潮州知府張自謙維持海防廳原判。嗣後，兩造相持不下，潭塘拋荒，祖祠春秋失祭。乾隆元年（1736），又有盧家禎「冒為景房子孫，雇圖濠鄉曾姓多人，擁帶網船，恃眾強欲劫擄。然懼我族人丁，與前不同，況人人協力，志在拼命，彼眾參差，未敢擅動。」^{⑤④} 這時，冠山盧氏下決定奪回中舍潭，以躍龍橋上潭塘為質，將祭業典賣銀兩，由族人盧孟可赴省控訴。復有同鄉嫡親、府吏盧殷宗

^{⑤②} 以上參見嘉靖《潮州府志》，卷7，〈人物志·盧侗傳〉，《冠山盧氏家族譜》〈世系篇·始祖侗公傳〉、〈大事記·歷代中舍潭源流禦侮詳記〉。

^{⑤③} 佚名，〈歷代中舍潭源流禦侮詳記〉，載《冠山盧氏家族譜》（《冠山盧氏家族譜》編修組，2005），〈大事記〉。

^{⑤④} 佚名，〈歷代中舍潭源流禦侮詳記〉。

相助同往。到乾隆四年（1739），廣東巡撫王謩重審了案件，把中舍潭斷還給冠山盧氏次房照舊管業。這場拖了二十多年的官司，至此才真正斷結。乾隆六年（1741），冠山盧氏又呈請將判祠勒石以垂永久，得到批准。這就是今天豎在冠山盧氏宗祠裡的〈奉撫憲大老爺王復文肅公遺昱祖祭潭碑記〉。

在中舍潭的爭奪事件中，冠山盧氏次房不但保有了地方資源，宗族力量也在這個過程壯大了。一方面是遷海動亂中流落它鄉的族人歸宗，另一方面是派系不明的同姓鄉親以合約捐銀的形式入族。〈歷代中舍潭源流禦侮詳記〉中有這樣的附記：

一附長房十七世毅然公、十九世玉臣公，均文肅公嫡裔。因年代久遠，系次失修。斥地之後，創居冠山仙龍等鄉，與先輩共相敬愛，情同至親。乾隆元年，異派盧家禎爭佔潭塘。毅然公第四子殷宗公，出身與家禎互控二年，又同孟可公往省三年，祭潭控復。於是殷宗公懇告族眾，願捐銀六十兩，幫助訟費入附長房。族眾樂願殷宗公等立約，議明毅然、玉臣二公派下子孫，預祭分胙分魚，其二公兄弟之子孫，不得預分。銀六十兩即交孟可公收藏，並錄。

一附二房十六世俊生公之長子君耀公，因康熙二年斥地，父子分散。君耀公寄居郡城魚蒼廟，願就養育，繼嗣陳姓之後。復地以來，俊祖次子時長、三子時美，根尋請君耀公歸宗，公不忍養父絕嗣，抹第三子英臣繼陳姓之後，長子世臣、次子虞臣歸盧。子孫歷年節祭抵祠拜祖，分胙分魚，並錄。^⑤

可見，復界後潮州沿海地方的資源爭奪，使得那些原來離散或者未有歸屬的人口，加入到宗族組織中來，導致了地方權力格局的變化。

據族譜記載，冠隴盧氏傳至七世，分長、二兩房。長房祖碧澗公生四子，衍分三房；二房祖若川公生三子，衍分兩房。但各房公祖記錄，實際上要到第18世，也就是康熙中期後，才有相對比較完整的記錄。^⑥我們也可以

^⑤ 佚名，〈歷代中舍潭源流禦侮詳記〉附記，載《冠山盧氏家族譜》。

^⑥ 舊族譜抄本一開始就是〈歷代中舍潭源流禦侮詳記〉，後面是世系表，人物行跡附在世系表中。其內容與新族譜相近。由於沒有序跋一類資料，編寫時間不明。其世系載至23世而不全，編寫時間應該在道咸之間，編寫者世輩為21世最有可能。這時離開明清易鼎近二百年，上溯五代，世系可以得到比較好的記憶。

藉此觀察到盧氏宗族在清代的人口發展趨勢。⁵⁷ 茲據族譜記載，統計如下（見表3）。

表3：冠隴盧氏17—25世各世代公祖人數統計表

		17世	18世	19世	20世	21世	22世	23世	24世	25世
長房	長	1	1	2	8	13	20	33	21	29
	二之長	1	1	2	5	7	13	14	20	30
	二之二	1	3	4	7	6	4	3	3	3
	二之三	1	3	9	15	14	18	22	11	12
三房	三之長	1	5	10	21	31	30	33	40	44
	三之二			1	2	7	7	12		
二房	長之長	3	5	11	17	12	12	12	9	11
	長之二	6	12	23	42	41	50	51	50	70
	二之長	1	2	7	27	51	59	56	55	83
	二之二	1	1	1	2	4	2	2	4	4
三房							1	3	3	5
合計		16	33	70	146	186	216	241	216	291

注：附入族中的17世毅然公一派，即世系中的長房三之長，它從一開始就是長房中人數最多的一支；19世玉臣公一派，即世系中的長房三之二，這一支在舊譜中只記到23世，新譜編寫時只能自30世前推到26世，中間有兩世失記。歸宗的17世君耀公、18世世臣公和虞臣公及其後裔，歸入二房長之二一支。另，三房的世系是從22世錫齡公才開始的，據族譜記載，錫齡是道光舉人。這一支很可能是這時附入族中的。

康熙年間爭奪中舍潭的故事，發生在盧氏17—19世公祖身上，當時全族丁口在百人上下。乾隆到道光年間（20—23世）盧氏宗族丁口有較快的發展，到道光間總數估計在600人左右。在人口增加的同時，開始有族人外出經商。例如，族譜載長房長20世翹高公，「太學生，少勤舉業，長負文名，科場窘步，學有斐聲。姑蘇寄跡，貿易勞形，出其誠信，日致豐盈」，是一

⁵⁷ 由於《冠山盧氏家族譜》世系表中沒有登記人物的生卒時間，把17—25世公祖的記錄區間定為清代（1644—1911），只是一個大體的估算。因為在族譜的登記中，可以看到各個房支落代快慢的不一狀況，到2005年舊曆年底新譜編成時，有四個房支傳至30世，四個房支傳至28世，兩個房支傳至28世，而一個房支只傳了27世。再考慮到族譜記錄不能詳盡的情況，我們只可以從這些資料得到這個宗族的人口發展趨勢。

個棄儒就商的成功者。他的兒子粵佑公繼續「經商吳郡」。粵佑四個兒子，都有捐職或者進泮的記載。族譜又載二房長之二24世其城公「經商瓊南，以成家業」，並「加捐州司馬，敕授儒林郎」。其弟其美公則與哥哥「同創基業。其城公發跡瓊南，家成巨富。公在家經劃諸務，如建專祠，設家塾，廣田宅，課督子弟諸大端，無不次第舉行」。他們的兒輩，也都有捐職或者進泮的記載。⁵⁸

顯然，乾嘉以後潮州海上貿易的發達，加速了本地從商人口的增加和財富的積聚。擁有大量財富的商人，可以通過捐納獲得功名，有能力建構起自己的宗族，也導致了地方權力格局的變化。冠隴下社的鄭氏宗族的興起和躋身八大姓之列，其基礎即在財富的積聚。田野調查中，我們在冠隴鄭氏勤貽堂上供奉的高祖照片四邊，抄錄下原來由鄭氏17世裔孫家福用鋼筆題寫的資料。資料載：

公乳名利，號叢山，校希通。生於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歲十一月十三日子時，終於道光二年壬午歲八月十日日子時，享壽六十七歲。皇恩疊賜，誥封通政大夫，議敘兵備道加三級。娶楊氏媽、符氏媽、楊氏媽、馮氏媽。……（符氏）媽二十□歲生澤南公，三十三歲生澤昌公，四十歲生澤芝公。澤南公行□□□道光十三年歲次癸巳八月，在冠山鄉建叢祖公祠五座並四座大厝、兩座南湖書屋。道光廿二年建鄭氏宗祠，招徠各宗親來冠山聚居，於是鄭氏世族由來耳。

鄭利原籍海陽南桂都，遷居冠隴，從事洋船貿易發家，捐官鬻爵，成為一方豪富。其子澤南道光十三年（1833）為他建了祠堂。到道光廿二年（1842），鄭澤南又建了鄭氏宗祠，並從原籍招徠宗親到冠隴居住，鄭氏因而成為冠隴大族。

從三山王宮保留下來的乾隆捐修新溪涵堤碑記和清代兩次重修廟宇捐款題名碑記，可以看到乾隆以後冠隴鄉宗族力量的變化。

乾隆三十六年（1771）〈題捐修築新溪涵堤碑記〉中所記捐款情況如下（見表4）。

⁵⁸ 《冠山盧氏家族譜》，〈世系篇〉。

表4：〈題捐修築新溪涵堤碑記〉統計

上社	姓氏	黃	程	曾	辛	吳	高	宋	楊
	捐款人數(人)	1	1	1	1	3	1	1	6
	捐款數目(元/文)	0/250	1/0	0/1000	2/0	0/900	3/0	0/300	9.5/0
下社	姓氏	周	許	盧	林	張	洪	陳	鄭
	捐款人數(人)	8	10	13	2	7	2	7	4
	捐款數目(元/文)	0/7600	21/1000	13/3700	4/0	6/2150	4/0	7/1300	5/0

注：原刻題名按捐款數排列，可推知當時銀錢比價為1元/700文。另周氏有一人捐工20個，工價不明，未計入表中。鄭氏四人碑中寫明是臨鄉仙溪，蓋當時鄭利尚未遷居冠隴。

新溪涵在冠隴鄉，建於明萬曆九年（1581）前後，引水灌溉下游中、下外莆兩都田園。鄉紳周宗禮有碑記。⁵⁹由於涵溝引水灌溉田園廣及兩都，「向來修築，就田徵派，前人已有確議成規，勒石有據」。乾隆三十五年（1770）洪水疊作，地方崩頽，涵溝淤塞，兩都紳衿又協商修築。冠隴和仙溪鄉應負擔工費的三分之一。「預派應出田畝，但春耕期迫，誠恐攤派零星，虛延歲月，迺就鄉中眾議請捐」，鄉中紳士「一時急公，築輸咸集」。⁶⁰完工之後，立碑題名存照。

這時，下社的周、盧、許三個宗族不論捐款人數還是款項數額都處在前三位，其次是下社的張、陳兩姓和上社的楊姓，而上社其他各姓遠遠不能與之相比。

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修廟碑〉和同治四年（1865）立〈甲子重修廟碑〉中所記捐款情況分別見表5、表6。

⁵⁹ 嘉慶《澄海縣志》，卷12，〈堤涵〉。周宗禮，〈築南堤新溪涵碑記〉，見嘉慶《澄海縣志》，卷25，〈碑記〉，又見《神山全集》，卷3，〈藝文集〉。

⁶⁰ 據附錄〈題捐修築新溪涵堤碑記〉。

表5：道光年間重修三山王宮各姓捐款情況

上社	姓氏	郭	韋	程	曾	吳	黃	魏	葉	楊	合計
	捐款人數(人)	2	1	1	2	2	2	2	1	2	15
下社	姓氏	周	許	盧	林	張	洪	陳	鄭	合計	
	捐款人數(人)	66	71	63	25	33	14	13	8	293	
	捐款數目(元)	96.5	96	144	21	60	15	13	77	522.5	

注：盧姓捐款人又有五個是以小宗或房份的名義：盧思敬堂、盧承啟堂、盧樹德堂、盧雙桂堂、盧餘慶堂。鄭姓也有一個是用鄭氏宗族敬本堂的名義。而程氏的捐款只用本宗族和慶堂的名義。

表6：同治年間重修三山王宮各姓捐款情況

上社	姓氏	黃	魏	韋	曾	楊	吳	方	劉	余	王	合計
	捐款人數(人)	3	2	3	1	1	1	1	1	1	1	15
下社	姓氏	周	許	盧	林	張	洪	李	陳	鄭	合計	
	捐款人數(人)	41	44	65	15	19	13	5	6	32	240	
	捐款數目(元)	64.5	67	101	18	38	22	3.5	9.5	46.5	370	

注：盧姓捐款人有七個是以小宗或房份的名義：盧思敬堂、盧承啟堂、盧樹德堂、盧雙桂堂、盧餘慶堂、盧貽盛堂、盧純嘏堂。許姓捐款人有兩個是以房份的名義：許恭己堂、許嘉猷堂。鄭姓除了用鄭氏族宗敬本堂之外，鄭□□堂也是以房份的名義。林姓用宗族永世堂的名義。另外，曾、楊兩姓用社的名義，或者是族人組織的拜神社。

由表5、表6可以看出，三山王宮的重修者雖然名義上是「合鄉紳衿」，而捐款主要出自下社幾個大族。^①周、盧、許三族在捐款人數和款項上還是處在前三位，張、陳兩姓又緊跟其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新遷入的鄭利家族已擁有財富的優勢，但是家族人口顯然不能與大族相稱，這也許就是當年鄭澤南興建宗祠、招徠族人來居的動因。數十年後，這種努力顯然有了成效，鄭氏捐款人數大增，兩項數字都已經超過張、陳兩姓。

這些例證表明，乾隆以後，在冠隴鄉村的公益捐款活動中，無論是捐款人數還是款項方面，上社遠不能與下社相比。隨着宗族力量日見強大，下社儼然全鄉的中心所在，^②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動對冠隴的民間宗教活動產生了深刻影響。

到了咸豐年間，冠隴的民間宗教，有了另一次大變化，這就是一直延續到今日的所謂「五夜份」和「六股頭」遊神賽會規則的確立。至遲從這個時間開始，上社的鄉民不再以獨立的身份參加鄉中神明的巡遊活動，他們分別組成五個份頭，在正月十一到正月十五這五個晚上，輪流到冠山古廟祭拜神靈，通宵達旦。鄉民稱之為「五夜份」。^③遊神賽會活動完全為下社幾個姓氏所控制。下社八大姓，周、盧、許、林按姓氏各為一股，張氏合洪氏為一股，陳氏合鄭氏為一股，共分六股，稱「六股頭」。

同時，天后聖母和關聖帝君在冠隴民間宗教活動中的地位，已經有蓋過三山國王的勢頭。

現在，冠隴的「天后宮」建在神山東北坡，這個地方應該是神山天后宮的原址。歷史上天后宮曾經遷建在今天冠山古廟的左旁，《神山全集》就說：

天后宮，舊在桂閣之旁，今徙建明貺廟之旁。^④

《神山全集》卷前神山圖「西南」一幅所繪，天后宮就與冠山古廟並排。據鄉民傳說，天后是宋時冠隴林氏從福建請來的。然而，「天后聖母」分明是清代以後才有的尊稱。「關帝廟」建在神山東北坡偏東駐雲亭原址，距天后

① 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修廟碑〉紀年後面有「合鄉紳衿」署款，見附錄2。

② 根據2001年的田野調查及冠山鄉老人組主要負責人之一林老先生的報告。

③ 據2001年鄉民林ZF先生的報告。解放後，冠隴所有廟宇的祭祀活動完全停止。1990年以後，民間信仰活動重新出現時，冠山古廟的「守夜」活動也不再進行。現在，上社「五夜份」如何劃分，已經無人知曉。

④ 《神山全集》，卷2，〈建置集〉，附紀「天后宮」條。

宮不遠。雖然晚明李氏兄弟修建駐雲亭時，已經有把它改成關廟的打算，但是可以斷定廟宇是清代才建起來的，因為「關聖帝君」同樣是清代的封號。「關帝廟」的興建或許同清代的駐軍有關。⁶⁵

這兩座廟宇都很小。儘管天后和關帝在清代都是朝廷屢加冊封的正神，冠隴的這兩座廟在嘉慶《澄海縣志》的〈祀典〉中卻不見記載，反不如未見朝廷典章的三山國王。⁶⁶不過，這兩位豐受皇封的神明，在冠隴的遊神賽會活動中，有着比三山國王更為尊貴的地位。更值得關注的是，三山王宮中從祀的注生娘娘，在迎神賽會中，能跟天后聖母平起平坐。

冠隴每年正月的遊神賽會是這樣進行的：在下社的「六股頭」中，由一個股頭負責天后聖母和注生娘娘，俗稱「正忠君」；一個股頭負責關聖帝君，俗稱「副忠君」；其他四股負責古廟和大宮諸神靈。負責「正忠君」和「副忠君」的兩個股頭，要在祠堂設廠，迎神供奉，殺豬賽會。其他四股頭只負責三山國王諸神的巡遊。

每十二年中，周氏、盧氏、許氏和林氏要設廠四次，供奉「正忠君」「副忠君」各兩次。張氏、洪氏、陳氏和鄭氏則各設廠兩次，供奉「正忠君」「副忠君」各一次。輪值如表7。

表7：「六股」每十二年的輪流週期

時間	股頭姓氏	時間	股頭姓氏	時間	股頭姓氏	時間	股頭姓氏
鼠年	周氏、許氏	牛年	盧氏、張氏	虎年	許氏、林氏	兔年	洪氏、陳氏
龍年	林氏、周氏	蛇年	鄭氏、盧氏	馬年	周氏、許氏	羊年	盧氏、洪氏
猴年	許氏、林氏	雞年	張氏、鄭氏	狗年	林氏、周氏	豬年	陳氏、盧氏

注：姓氏在前者供奉「正忠君」，姓氏在後者供奉「副忠君」。又李姓附於洪姓，合為一股。

據說，這樣一個遊神賽會的輪流週期，是咸豐年間在一位被村民們稱作周劍爺的周姓紳士主持下訂立的規矩。⁶⁷

這樣一個安排的背後，隱含着下社各姓宗族勢力的強弱對比。周、盧、

⁶⁵ 清代冠隴有兵丁駐防，見康熙《澄海縣志》，卷11，〈兵防·關隘〉。

⁶⁶ 嘉慶《澄海縣志》，卷16，〈祀典〉載冠隴廟祠三，計有：廣靈明祝廟、文昌祠和朱子祠，神山天后宮和關帝廟皆不見記載。唯關帝廟見於卷首八景圖中的「冠山環翠」圖。

⁶⁷ 據2001年田野調查時冠山鄉老人組另一負責人盧老先生的報告。除了訂定遊神賽會規矩的口傳故事，這位周劍爺的生平事蹟甚至他的真實名字，已經無從查考。

許三姓宗族力量的強大，我們通過上文的分析已經知曉，人丁和財富足以使這三個宗族在每個週期中有四個機會把神明「請」到祠堂來。至於林姓為何也有這樣的地位，長老們都說，天后是林氏的祖姑，原來每年遊神天后都由林姓抬出巡境的。因為這樣，訂立新規矩的時候，林姓獲得和周、盧、許三個宗族一樣的份額。

冠隴的遊神賽會在每年元宵後的正月十七至二十日舉行。具體活動有一個明細的安排：

正月十七日上午，「六股頭」中兩個值年股頭，分別到神山的天后宮、關帝廟和三山王宮，恭迎天后、關帝和注生娘娘的聖駕到自己的祠堂供奉。十七日下午，「三山王宮」的福德老爺出遊，俗稱「土地爺洗路」。十七日晚，值年股頭以家庭或者鄰里為單位宰殺大豬，把大豬供在祠堂埕祭拜神靈，俗稱「賽大豬」。

十八日，古廟和大宮的三山國王和從祀諸神出遊。十八日晚，天后聖母和注生娘娘出遊。

十九日，關聖帝君出遊。

二十日，在值年股頭的祠堂裡駐廠的神靈起駕回廟。

把廟裡的神明「請」回宗族的祠堂裡祭拜，在潮汕很多單姓村落都是常見的做法。在這些農村社區中，以祠堂為表徵的血緣組織的力量顯然超過以廟宇為表徵的地域組織。

冠隴並非一大姓統制的宗族社區，不同姓氏鄉民之間的社會組織，是通過民間宗教活動而建立並得到維繫的。「六股頭」遊神賽會規則的確立，天后、關帝、注生娘在各大姓祠堂裡輪流駐廠，都說明民間宗教活動在社區中的作用，已經為一種有序的宗族活動所滲透。

正月十七日進行的兩座三山國王廟諸神出遊，也充分展示了下社宗族的勢力。十七日一早，古廟諸神從神山出宮後，沿着隴巷往南，來到大宮前面的廣場，與大宮諸神會合。之前，必須繞道在許氏宗祠面前轉一圈，從虎門進入祠堂埕，再從龍門離開。兩廟神明會合後，開始巡遊。出遊時諸神排列順序如下：前面是冠山古廟的福德老爺、巡撫總督、余道老爺、化王爺、三王爺、二王爺、大王爺，再接三山王宮的福德老爺、巡撫總督、化王爺、三王爺、二王爺、大王爺。諸神巡行的路線通常是這樣安排的：大宮→印池→古巷→寨腳→神山。遊神隊伍在神山用過午餐。下午的路線是：隴巷→茂松巷→池圈→茂松巷口。隊伍在茂松巷口散去，神明各自回駕歸廟。從大宮出發到印池這一段路，沿着中舍潭的左岸走，必須經過林氏宗祠、周氏祖祠

（新祠）和火燒祠（老祠）、盧氏宗祠，這是冠隴林姓、周姓和盧姓的公祠，也是這三大姓擺廠的地方。^{⑥8} 繞過印池從古巷進入寨腳，沿着寨牆腳下前往神山，這一路又經過洪氏祖祠、陳氏宗祠和陳氏小宗祠，陳氏宗祠是陳姓擺廠的地方。下午的路程，先走隴巷，這是古早時橫貫冠隴南北最大的路道，在上社一段有程氏家廟和吳氏宗祠。但遊神隊伍到了下社，不再走隴巷，改道通過茂松巷來到位於鄉中心的一串池塘，繞池塘巡遊一圈，俗稱「營池圈」。清代下社洪姓、張姓、鄭姓擺廠的祠堂洪氏宗祠、張氏大宗祠和鄭氏宗祠，還有鄭氏叢祖家廟、盧氏順祖祠都建在這串池塘的兩旁。^{⑥9} 這種遊神路線的設計，顯然反映了下社宗族勢力對民間宗教活動的影響。

由於鄉村宗族力量的壯大，冠隴到清代中葉已經轉變為典型的宗族社區。而「六股頭」制度的確立，又從相反的方向說明宗族力量的壯大，同時也有效地維持了民間宗教活動在多姓氏社區中所發揮的社會功能。

五、小結：明清時期冠隴鄉權力格局的遞奪

上文對明清時期冠隴鄉的民間宗教活動做了介紹。從宗教景觀和宗教儀式兩個方面，可以了解到這個鄉村民間宗教活動的變化。透過這種宗教景觀和宗教儀式變化的映射，我們得以觀照冠隴鄉權力格局的遞奪，如何體現為權力中心在地域上和宗族間的漂移。並進一步去思考和分析更加深層的、最終是由於整個社會的變遷造成的權力基礎。

我們從兩個層次去看待冠隴鄉的權力遞奪：首先是鄉村整合的權力由宗教信仰組織讓渡給宗族組織；其次是隨着宗族組織權力基礎的多元化，下社取代了上社成為鄉村的權力中心。

整個權力遞奪過程是由宗教景觀的變化開始的。從我們可以較為清楚了解的冠隴地方歷史的開始，冠山古廟是全鄉唯一為鄉人共同擁有的主神廟，它的鄉廟地位的確立，應該與神山的地理位置有關。儘管當時本地士大夫在廟記裡強調國王爺有功於隋，受封於宋，^{⑦0} 但是三山國王在明清兩代畢竟未

⑥8 冠隴周氏有上周和下周兩個不同來源的支派，各有自己的祠堂。清代兩支聯宗之後，建了周氏大宗祠（老祠），遊神擺廠在老祠前。後老祠毀於火，被稱作「火燒祠」。周氏的神廠，改在民國年間才建的周氏祖祠（新祠）。

⑥9 根據2007年伴同我們進行田野考察的盧 JH 先生及其母親的介紹。

⑦0 程大道，〈重建廣靈明祝廟記〉，載《神山全集》，卷3，〈藝文集〉。

曾受過朝廷冊封，三山國王廟還常常被地方官師視為淫祠。^①由於神山腳下冠山書院和鄉約所的創建，縣官的經常蒞臨，和士大夫們對神山文化景觀的開發，神山成為冠隴鄉的政治文化中心。冠山古廟也受到士紳和官師的關注，重修之後碑記的撰寫和文獻的記載，都使它獲得了政治正當性。然而，這種權力基礎既然可以經由教育、科舉和與官師的接近來獲得，當居住在下社的周、盧、許、張各姓，出現了一批當過官的縉紳、進過學的紳士和受官府任命的鄉官的時候，他們也有條件利用這種政治正當性來分享權力，建起三山王廟。於是，冠隴鄉同時並存着兩個村落共有的主神廟，標示着村落的政治權力被下社眾大姓侵奪瓜分了一部份。一直到遷海、展界之後，兩座廟宇的地位似乎不分伯仲。這也許跟冠隴鄉的地理形態有關，從景觀上，神山這時候仍然是冠隴的文化中心。

造成權力遞奪更加激烈的原因，最直觀的是在經歷明清之交長期戰亂之後上社和下社宗族力量對比上的變化。受到明代後期華南地區出現的「宗法倫理庶民化」趨勢的影響，^②展界後下社周姓、許姓宗族迅速復興，盧姓、陳姓、洪姓宗族相繼崛起。晚明在冠隴鄉地位顯赫的上社李姓家族，卻在動亂中完全隕落，程姓、吳姓與前明比較似乎也衰頹不振。^③更深入去追究，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源於宗族集團獲取地方控制權的權力基礎的多元化。晚明清初是潮汕史上重要的轉型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鄉村宗族建設的普遍化，是這一期間最重要的轉變。由海上貿易所推動的本地商品經濟的發展，開始於晚明，^④甲乙之間因為本地豪強的把持而延續不斷。^⑤到清代海禁開放之後，本地經濟幾乎全為商業發展所左右。經濟形態的轉型，讓商人和專

① 陳春聲，〈地方神明正統性的創造與認知——三山國王來歷故事分析〉，載鄭良樹主編，《潮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

②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程氏家廟到乾隆年間才擇地重建，吳氏宗祠則到民國二年（1913）才建成。

④ 康熙《澄海縣志》，卷1，「山川·海上八景」條，載王天性八景詩，其中有〈破浪風帆〉一首：「賈船商艘萬里通，乘風波浪似飛空。回頭笑指樓船鎖，袖手虛談橫海功。」依詩題，「波浪」疑是「破浪」之誤。王天性是萬曆《澄海縣志》主纂，此詩疑原刊於該志，而為康熙《澄海縣志》所採。王《志》修於萬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595—1596），其時正值月港開港，詩歌描繪了澄海海上貿易的繁榮，並嘲笑了海禁政策的失敗。

⑤ 參閱黃挺〈1860年以前的潮州海外移民：以族譜資料為中心〉第二節的論述，載《海交史研究》，2008，年第1期。

營經濟作物的地主，得以積聚大量財富，並借此建祠構屋，招徠族人聚居，結成宗族。在鄉村宗族普遍化的情境下，財富、人丁和勇武也成為一個宗族勢力強弱的尺規。鄉村宗族不再完全控制在接受過正統教育的紳衿手中。冠隴下社宗族力量的提升，就是入清以後人口增長和商業經濟發達造就的結果。

雖然我們已經無從了解原先的合鄉遊神活動如何進行，不過延續到今天的冠隴鄉遊神規矩，至遲從咸豐年間已經開始。在這種民間宗教儀式中，冠山古廟地位明顯下降，讓三山國宮凸出了更加明顯的村廟特徵。如果我們把下社這種八大姓輪流擺廠遊神的制度化了的活動，看做是在一個組織下面有秩序地進行，那麼我們可以把這個由八大姓掌控的組織，看做一個民間拜神組織，同時也是一個「非大姓統制社區」的宗族聯盟。在祠堂設廠，更是展現出冠隴的鄉村社會控制權力已經由宗教信仰組織讓渡給宗族組織，並且掌握在下社精英手裡，而把上社的精英排斥於附庸的位置。

實際上，乾隆中期以後，隨着經濟的轉型和科舉的衰落，^⑦冠隴鄉村精英的成分和權力基礎已經跟順治、康熙之前有重大變化。財富、人力資源和尙武的程度，成為地方控制的主要權力基礎。擁有更多人力資源的豪強和富有的商人控制了宗族，進入精英階層。

可以說，在冠隴鄉權力遞奪的表徵是民間宗教，權力遞奪的關鍵和實質還是宗族力量的興衰。在這個遞變過程中，政治正當性仍然是精英掌控地方社會的重要權力基礎。文化傳統是獲取政治正當性的資源，林氏宗族正是靠着天后的祖姑身份而得到與周、盧、許三大姓並列的地位。盧氏把在幾代人在府衙充當吏員的長房毅然公一派納入族中，鄭利多次捐納，「皇恩疊賜，誥封通政大夫，議敘兵備道加三級」，也都是為了取得這種政治正當性的資源。「國家」的權威依然存留，並被精英們所揭櫫。其表徵即為擁有更加鮮明的「國家化」身份的天后和關帝，成為祭拜和遊神的主角，其地位顯然已

^⑦ 地處韓江三角洲下游的澄海縣，有久遠的海洋經濟傳統。在明代海禁制度下，農業逐漸成為經濟主流。建縣不久，月港開港，澄海的海上貿易復興。即使在明清之交動亂中也未曾斷絕。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銷閩、浙、江三海關貿易，粵海關獨存，廣東地方的海上貿易更快發展。在澄海，海洋經濟取代農業成為主流。參見嘉慶《澄海縣志》，卷6，〈風俗·生業〉。很值得注意的是，科舉隨着這種經濟轉型的衰落。整個清代，澄海縣考上進士的，一共是21人，其中前四朝登科的20人，嘉慶以後五朝登科的只有一人；換一個參照點，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前登科的有17人，之後有四人。據江慶柏編著，《清朝進士題名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統計。

在兩座村廟的三山國王之上。不過，在晚明至順治、康熙之時，國家權威是通過官師和紳衿們講學行約這一類行為，直接地、實質性地得到體現。到了乾嘉以後，「國家」的權威已經虛化而表現為觀念形態方面的影響了。由此，我們可以感受到明清時代鄉村社會的歷史與文化變遷。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冠隴各姓祠堂大多開始重新修葺，下社八大姓和上社的「老年人協會」（俗稱「老人組」）陸續建立。由這些老人組派出的代表組成鄉老年人協會（又稱「冠山老人理事組」）。在老人們的努力下，古廟、大宮和天后宮、關帝廟也在1992年重修，冠隴中斷了近四十年的遊神活動重新舉行。老人組的主要職能，除了組織祠廟的修建工作之外，就是為遊神籌募經費，在遊神過程負責清潔佈置祠堂，安排遊神隊伍和祭祀活動，招待回鄉的海內外鄉親。^①

在上述過程中，又可以觀察到一些有趣的變化。

遊神活動基本上按照周劍爺訂下來的老規矩舉行。「六股頭」的組織、神明在祠堂坐廠和傳統的遊神路線，似乎可以昭示宗族勢力的重興。大宮福德老爺的「洗路」，注生娘娘的廁位「正忠君」，也讓人感覺到大宮的地位高於古廟。但是，在幾次田野調查的觀察和訪談中，我們非常清晰地了解到，大宮在鄉人心目中的地位實際上已經不如古廟。

上面已經提到，古廟和大宮都是在1992年重修的。但是，古廟是由冠山老人理事組主持，發動海內外鄉親捐資重修的，大宮重修只是由泰國鄉親盧兩城一家捐款。在2001年遊神過程的調查中，我們在冠山古廟門面牆上抄錄到一紙通知：

通知

本境天后聖母、注生娘娘、關聖帝君，以及古廟、大宮眾神位，因年久神容不美，現在重新修整神容，定於正月初四開光。

請各知照。

神事組織 十二月二十六日^②

^① 當然是以海外鄉親為主體。冠隴是潮汕著名僑鄉之一。據鄉老人組的負責人介紹，鄉現有人口一萬多人，而僅僅在泰國的華僑人數就有兩萬多人。1980年以後，鄉中諸多公共設施建設都是華僑捐資建成的。

^② 神事組織在鄉民口中被稱做「神事會」，是鄉中管理神廟和組織遊神活動的組織。其實，神事組織的成員就是鄉老人協會（冠山老人理事組）的成員。通知的日期「十二月二十六日」即2001年1月20日。

可知古廟又成為冠隴全境神事活動的中心。而在2007年的田野調查中，伴同我們重訪三山王宮的盧 JH 先生說，大宮的治宮是一位老婦女。看我們有疑問，他解釋說，現在很少有人來拜國王爺，平日只有一些女人來拜注生娘。顯然，大宮三山國王的主位，也旁落給廟中陪祀的注生娘娘了。

三山王宮的興建和「大宮」地位的確立，本來同下社幾個大宗族的崛起緊密關聯。現在，下社仍然是冠隴鄉的中心，每年一次的遊神賽會仍然按照老規矩舉行，大宮在冠隴鄉民心目中，卻變得無足重輕。這種事實是否告訴我們，冠隴重新恢復的祠堂、神廟和遊神賽會，與傳統時代的宗族觀念和地方權力格局完全無關，現在鄉民們舉行的遊神賽會活動，保留下來的只是傳統的文化符號，意義已經改變。

（責任編輯：周驚濤）

附錄1：題捐修築新溪涵堤碑記

新溪一涵，六鄉咸賴。吾冠山合後溪得九分之三。向來修築，就田徵派，前人已有確議，成規勒石有據。□因去歲洪水疊作，堤防將傾，涵溝泥淤，雖有猶無。田苗安賴，豈可不急為之圖哉？是以會同六鄉衿耆，協力修葺。吾鄉預派應出田畝，但春耕期迫，誠恐難派零星，虛延歲月。迺就鄉中眾議請捐。一時急公，築輸咸集，不日告成。爰為之序，名載貞珉，以為急公者勸。仙溪鄉鄭仁安、鄭欽顯、鄭欽仲、鄭欽賢共出良五員。又里人許宗盛拾員。縣左堂高崗三員。生員盧殿臣三員。陳漢賜三員。貢生楊子明貳員半。周發錢乙千伍百。銀青大夫林居安、張月友、林宗茂、監生張宏爵、辛元輝、監生楊秉文、監生洪文鬱、生員盧克助、監生盧克疇、盧欽協、職員陳伯朝、監生許定均、生員許奇龍、監生洪國策、監生許奇豹，已上各捐貳員。監生楊爾聘、監生楊子友、生員楊夙壇，已上各捐乙員半。周熙祖、周君可、周德祥、周之德、曾子迎、陳贊紀、張揆文、監生張成章、盧璧可、陳興紀、監生盧欽表、許君合，各捐錢壹千文。縣左堂盧翹母□捐錢捌百文。程興光、周侯□，捐工二十個。生員張元哲、許德錦、盧克一、監生許義木、張元紳、生員楊君羽、盧榮州、監生許定舉、許子高、盧欽順、生員許義質、監生盧欽東、盧克登、陳名順、陳元峻，已上各捐壹員。周承殷捐錢陸百文。監生周上玉、盧克會，已上各捐錢伍百文。宋克興、陳元策、吳君緒、吳君彰、吳廷詔，已上各捐錢三百文。黃世文捐錢貳百伍十文。張世達捐錢一百五十文。

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菊月初九日吉旦立

附錄2：重修廟碑

即用道鄭遠炳題捐銀伍拾元 盧思敬堂捐銀肆拾元 鄭敬本堂捐銀貳拾元
 盧承啟堂捐銀貳拾元 張合盛捐銀拾肆元 李動記捐銀拾貳元 監生許淦嶺
 捐銀壹拾元 張勳順捐銀壹拾元 監生周興鄉捐銀捌元 曾眾弟子捐銀捌元
 武生許名揚捐銀陸元 監生盧文上捐銀陸元 周元愷捐銀陸元 蔡萬裕捐
 銀陸元 盧樹德堂捐銀伍元 盧雙桂堂捐銀伍元 監生盧世典許行吉張開仕
 生員許際□盧南科洪光合周澤鎮周儒澄已上各捐銀四元 盧智盛銀三元 周
 顯合周儒卓周玉興鄉賓周日煒周日悟周倫述許國禎生員許澄齋許國智尊利
 監生許文燦張能捷張友合張宜榮生員洪廷煥林親舉林華盛林名耀陳德如程和
 慶堂鄭應符已上各捐銀二元 周澤猛盧明揚許端合許國炎許盛利吳良遠林萬
 盛陳顯萬已上各捐銀乙元半 周澤廣周儒財周源合周萬利盧德浩盧文雄盧清

金盧世和許德新許德璧許世珍許世義許世喬張貞炳張亨宇張貞潤張亨宜許世龍盧其滿盧昌明盧世居盧世盛許國□許世□許世輅許國□周長盛周□香周□□周□□周家□黃□□盧欽首盧餘慶堂盧欽大盧在龍盧世會張利臨張利任張必棟張宜得周和裕周□□周儒猷周家記周儒甲周儒昆許日明許國鳴許聰記許世仰許永樂許永裕張能著張廷發洪朝拱林親玉林茂盛陳薦盛林廣合盧欽漢盧德□盧秀熙盧其忠盧其成盧天琳盧清采盧如玉盧欽盛盧德合周儒鳳周森合周儒□許學□許□□許國鑾許德□林惠芳林惠標林□科陳亭□陳芝龍許國安許世祿生員許銘鏞陳標記陳紹光鄭添合鄭□□鄭豐記鄭四合已上各捐銀□元周家□周澤□周□□盧□□周家□周家隆周家□盧廷□盧其珍盧璋言盧欽愛許有福許奇純許真記許世岷許□興許國煥許國祠魏朝定魏朝資盧□合盧□合張宜□張能□周□崇周□庸許儒□許世芷周家尙周儒美許國暢許世佔許行籌許武院許學謹盧欽城盧睦煌陳永章盧欽家盧其光盧其悅盧世□盧世□張利□張貞□張亨武周澤如周世朝周上恩周上讓周儒英許世亮許耀澤許國俸許文義盧世覺盧盛賢盧才利林六合林上合林姜合林德利周世遠周世振周光傑周上鎮周明玉許致祿許國修許有源許世馥洪日高洪兆裕許利懷蔡永賜□宜才盧道□盧幼合盧世合□□合林起惠郭永合陳順喜盧科記盧思記盧道安盧武合周□紀周世儀周世明周興學周儒耀許文澄許世安洪朝勝洪□綿楊仁謙許世□許□□張□□葉紹萬盧科雄周奕達周奕靜周飴卿周烈卿許德庵許國滿許德方許和調李綿隆郭振捷林豐合武生林□洪尊炳洪廷順陳之時黃合如李□□盧志親周錦秀周三合周儒苞周尾合周儒林許學懷許文泉許德天許國履許□盛盧其紀盧孫記盧欽華盧世明周永亮張宜珍周世莊楊義合張貞端盧欽焄張宜理張上聲張利勳林親雲林親記陳神合李長聲李澤財林遜敏洪廷進曾經殿張□□張利泉林親鳳林高士林輩合張賢溪林永吉鄭正元張利爵張利澤張貞珍張振亮洪天祿洪廷沛洪廷烈吳朝□陳照記林德合李澤□韋明記周澤謹洪□□陳文□已上各捐銀半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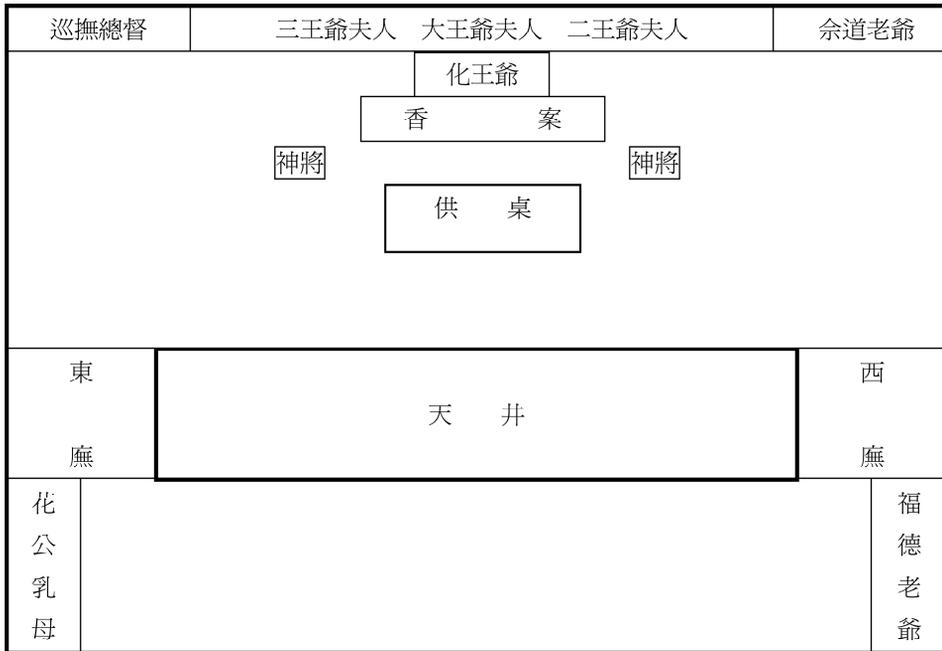
道光二十二年瓜月合鄉紳衿【下闕】

附錄3：甲子重修廟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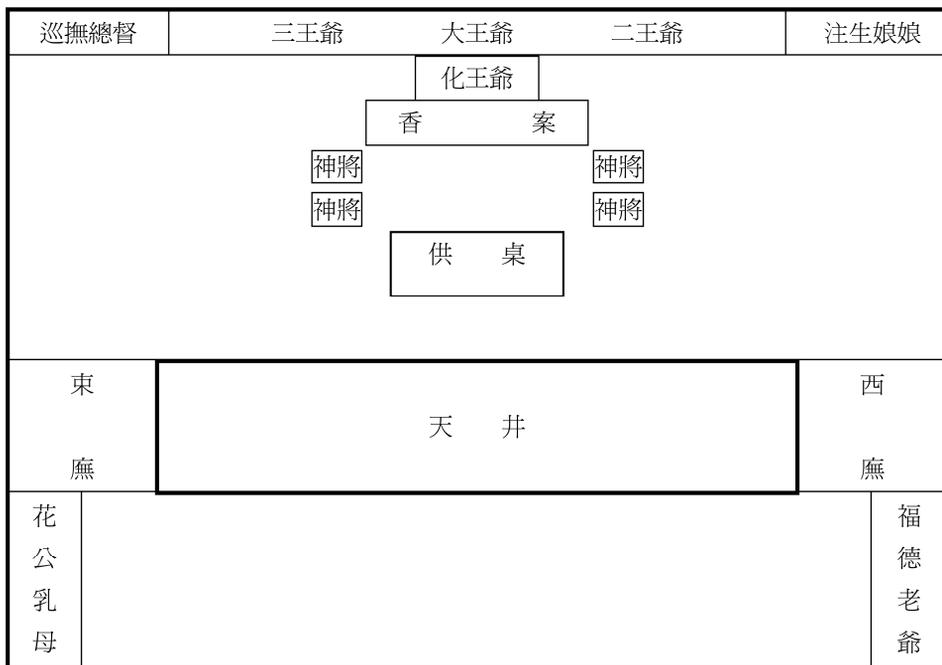
鄭□□堂題銀貳拾貳 盧睦盛題銀壹拾四元 洪萬順題銀壹拾四元 盧思敬堂題銀壹拾三 盧承啟堂題銀壹拾貳 周義興坤記題銀貳拾元 盧貽盛堂題銀壹拾元 許恭己堂題銀捌元 鄭敬本堂題銀捌元 曾社題銀柒元五色 許嘉猷堂題銀柒元 周源合題銀陸元 張泰記題銀陸元 盧澤興題銀伍元 許濟合題銀伍元 林惠標題銀伍元 周聲德題銀肆元 盧樹德堂題銀肆元 張□□利題銀伍元 盧餘慶堂題銀四元 盧純嘏堂題銀四元 盧其森題銀四元 許利和題銀四元 張利臨題銀四元 張貞典題銀四元 張裕合題銀四元 韋乾元題銀四元 周合利題銀三元 許盛發題銀三元 許韜合題銀三元 周和盛題銀三元 楊社題銀三元三色 張能厚題銀三元 林永世堂題銀三元 周美記題銀貳元 盧雙桂堂題銀貳元 周和裕周閃合許世立許學森許世合許璧合許順盛陳澤香陳世治陳顯萬陳桂盛張崇記張友記盧美合林六合以上俱題貳元 許靜遠許智合周東鳳許德利以上俱題銀壹元半 周萬利周賢勳周家才周利合周名利周賢煒周慎合周源利周廣合周文合盧秀記盧道立盧德俊盧其□盧其□盧其□盧其復盧靈合盧平合盧得合盧□合盧利合盧世標盧貽玉盧大有盧友純盧坦合盧如玉許德恭許才有許國嗣許世實許興合許□□許和源許學□許耀澤許耀□許耀□許德□許國明許三合許合興許烈合魏坑合魏興合韋原合韋道德邢逢吉張宜捷張興富張□記張炳耀張兩德洪大舉洪興合洪其合洪江順李錦隆李盛□陳□柱鄭慶合林惠芳林惠精林民光林才盛鄭有慶鄭豐記以上俱題銀□元 盧□□盧世選盧世潔周允合周澤□周正興周□錦周亮永周豪士周合記周武合周聲選周振福周文河周儒炳周□合周隆卿周利卿周正發周瑞得周仁傑周來昆周儒右周日光周家哲盧澤惠盧澤正盧澤治盧澤森盧澤馨盧欽加盧文進盧欽利盧其治盧其載盧其紀李長連李綿長吳朝龍盧世陽盧世盛盧世利盧世烈盧世勳盧澤□盧澤全盧澤省盧澤松盧貽和盧科朝盧德盛盧祿合盧發記盧源盛盧煌合盧道成盧道恭盧道合盧道深盧□元盧益泰許世啟許□合許大斌許世濱許世孝李□松許世宗許學田許德熾許得□許文泉許□□許楨合許名實洪上合洪廷合洪炳□洪尊戊洪□□洪楊合洪楊大洪兆如張興民張必記張貞立張朝合張壯錫張利護 林世基林世祥林興合林五合林李合林□合林□記林信記陳秀□許□□黃金如黃隆合黃盛利鄭宜記鄭經記鄭□記鄭進合鄭隆盛鄭文盛鄭元義鄭盛□鄭邦□鄭邦發鄭邦□鄭邦合鄭發合鄭行智鄭行□鄭正練鄭孔江鄭行啟鄭桂合鄭行西鄭孔合鄭行實鄭忠記鄭邦□鄭我□鄭行□鄭延□方元合劉有記王元合余炳元□盛興□□□

同治四年歲次乙丑季春吉日敬勒

附圖1：冠山古廟結構圖



附圖2：三山王宮結構圖



Power Transmission and Power Struggle: Lineage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Guanlong, Chenghai, Guangdong

Ting HUANG

Institute of Chaozhou Studies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cholarship on rural society in Ming-Qing has long focussed on the lineage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ntegrates rural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popular religion into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social networks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mpression of social change. It i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Guanlong township, Chenghai county, Chaozhou in Guangdong. It makes extensive use of local gazetteers, genealogies, stone inscriptions and oral history. The paper uses the concept of power to explore the history of changing relations of 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 among village and lineage groups as expressed through popular religious rituals and cults. It also analyzes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changes in the hope of better understanding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Ming-Qing, rural society, lineage, popular religion, power

Ting HUANG, Institute of Chaozhou Studies,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41, Guangdong Province, P. R. China. E-mail: hfcf0928@163.com.